

不要止步山外山

许谋清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弘一《送别》用了“山外山”，西湖酒店起名“楼外楼”，仅此两条，就知道这首诗在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我曾和多人说过，假如西湖没那些名人题诗，没有梁山伯祝英台、白蛇传等传说故事，没有雷峰塔、三潭印月等文物古迹，那么，西湖也就是一湖普通的水。

西湖的文化内容还在不断增进，又有蔡元培、黄宾虹、林风眠的铜像。还有林徽因纪念碑：“青铜为料，高1.82米、宽1.25米，线切割工艺将文字透雕于青铜诗笺上，形成一座空灵的诗碑；同时透过湖光山色映出林徽因倩影的剪影，高度为1.62米，据说她是的真实身高。”知否？林徽因也是福建人。当然，《题临安邸》的作者长时间里存在争议。林升，字梦屏，温州平阳人，约生活于宋孝宗年间(1163—1189年)，生平不详。

林外，宋福建晋江马坪村人，为林知八世孙，字岂生，号肇殷。生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卒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

既然没有定论，不如去寻找林升、林外的诗词。

林升，《题临安邸》外，我们只找到一首《长相思》：和风熏，杨柳轻，郁郁青山江水平，笑语满香径。思往事，望繁星，人倚断桥云西行，月影醉柔情。林外，《题临安邸》外，我们找到《洞仙歌》：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雨中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认云屏险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

《西湖酒家题壁》：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

《题滩傍驿壁》：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

还有一首《题云盖山》：一峰特立出尘寰，自古相传云盖山。不是云来盖山顶，只缘峰峭入云间。

不是有《题临安邸》才有林外，林外另有诗词，超凡脱俗，时人疑为仙笔。林外是古代晋江人，我们是当代晋江人，如果我们止步山外山，是不是林外也要对我们提出质疑？

我和尹继雄编一部书，暂用名《我为八仙山请八仙》。我，是大大，不是小小。王寿权古文功底深厚，曾为马坪下村干部，应我的邀约写了《闲话说林外》。

苏州有垂虹桥，称“三吴绝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两宋大家都曾有题诗。一天，时人发现桥中心的外侧，题了一首词《洞仙歌》，没有留名。还有一说，是题于桥洞穹顶。要在那个地方题字，人必须悬在半空。关键是在这众目睽睽之地，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而且字迹龙飞凤舞。没有站脚地，更没有这样的时间盲点，都认为非神仙做不到，于是传开了，是八仙中的吕洞宾。一时惊动京都临安，竟然还传到皇帝那里。皇帝也不是白当的，居然立马识破，说是闽人秀才所作。理由很有说服力，词中“帽”“过”“锁”“扫”，“只有用闽南话吟唱，才是押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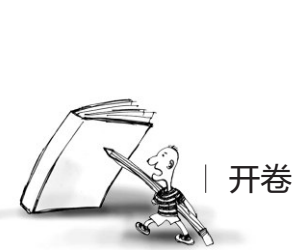
林外并不是昙花一现，我们这位闲云野鹤般的先辈又以“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的题壁再次轰动南宋帝都。能这样在中国文坛书写传奇，晋江还有谁？

林外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建议读读王寿权的《闲话说林外》。他比我有研究。

他对林升、林外，对《题临安邸》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也受他的启发。

我们参观马坪比干庙，主人盛情，我题了几个字：比干在天，林外在山，马坪人在通衢。我想把晋江人的目光引向林外，西湖的文化精神是多多益善，我们必须珍惜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

我呼吁在灵源山立林外诗碑，相信灵源山上那块刻上《题临安邸》的石头只是一个起点。我曾设想，把窝在几棵古樟下边的林外墓(20世纪70年代盖的石头房子，原来珍贵的一方小小的墓碑已经被博物馆收藏)改建成一个亭子，边上刚好有一面墙壁，把已经找到的林外的几首诗词刻在上边，也符合林外题壁的风格。林外墓在灵源寺范围内，扩建遇到一系列的难题。当然，林外诗碑也可以另辟新址，《题临安邸》诗碑就是一个先例。



一座城，一本书

杨荣胜

曾有外地朋友问我，如何用一句话形容泉州？

用千年流传的这句：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还是民间谚语：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抑或网红名言：泉州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

也许来到泉州，你就能找到答案。

泉州有仙，有佛；有古塔，有石桥；有大道至简的老子石像，也有世界仅存的明教遗址；有致仕官宦的红砖厝，也有还乡游子的番仔楼；有海内外规格最高的妈祖庙，也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有宫廷雅乐——南音，也有大俗之至的拍胸舞；有暖心温情的面线糊，也有三两家常事的铁观音。

翻开晋江作家张美娜所著的《泉州》，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市井烟火气的古刹大殿里，藏有湿婆印度教的青石柱；香火传两岸的天后宫中，可寻获婆罗门教雕花柱；香火鼎盛关羽岳庙、执东南六省文庙规模之冠的府文庙和道场共处。

泉州是一座古城，《泉州》是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古城拥有“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东亚文化之都”等美誉，《泉州》则为您——描绘“涨海声中万国商”的长幅画卷；古城为我们奉献了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则以美女作者的细腻笔触为您娓娓道来融合共生的宗教氛围；古城为我们保留了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泉州》用文字的浅吟低唱，赋予那些千年来一直守护在你我身边的，已深深融入泉州人灵魂的长桥宝塔、石刻老厝、南音梨园、福船美食等以鲜明的个性。

如果把《泉州》当成一本旅游攻略，你可能会失望，书里可没有关于道路交通住宿便利性的介绍，但《泉州》对每一处世遗景点背后蕴含的典故哲理、历史传承则不吝笔墨，即使对我像这样在泉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泉州人而言，掩卷之余往往也会有恨晚之慨。泉州没有奇山秀水，缺乏让人一见倾情的自然景观，但有的是在人间烟火气烘托下和谐共生的满天神佛，有的是街头巷角繁华落尽后的遗存，有的是看上去普普通通没有一点点网红要素的石桥，如果缺乏一点点了解，没有一点点知识储备的话，是很容易走过场而无感的。

陈寅恪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是有宋城，可那是后人仿着“清明上河图”造出来的。宋元时期，光明之城的盛况，东方威尼斯的盛誉，虽已隐入历史的氤氲后，但在泉州留下了诸多可寻、可看、可听、可谈、可品、可闻、可追思的事与物。

一座古城，一位美女作者，历经5年的磨砺，将22处世遗文化、众多文人骚客和大师奇勇，多次放弃、重构后，奉献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本图文并茂、中英文同翠的《泉州》。

如果你还问我，哪一句话最能代表泉州？

来吧，让泉州告诉你。

如果你想带走一份最好的伴手礼，那么《泉州》最合适。



触角沙滩 秦越 摄于塘东



触角沙滩

洪少霖

细沙呈淡黄色，如触角般延伸至大海里，它们在海水的包围中拐了一个弯。整片沙滩呈弧形，在淡蓝色海水的怀抱里，在浪涛拍岸声中，静躺天地间。

在微信上看到它的身影，它位于晋江市金井镇塘东村，我带上孩子驱车去见它。那时，天空蔚蓝，秋天的海边，正是中午，有暖阳、暖风。沙滩中间有许多贝壳残片，走在其上，怕伤脚，实际上却并不尖锐。沙滩周边细沙平整，不软不硬，显得干净。走在其上，脚印深浅不一，给人糯糯之感。

触角，是身体对接这个世界的器官。它很敏感，敏感的往往是情绪与情感。触角沙滩，给了我几多思绪、数分怀想。能够与心爱之人，一起观赏自然风光，定是美好事情。

从高空看它，它像是一尾鱼，也似一只蝌蚪。从陆地走到沙滩最深处，走到海水拐弯点，我走了45分钟左右；抱着孩子，走了约1.7公里距离。我仿佛走到某个世界的尽头，在过程中有坚持，也有中场休息。在那尽头的地方，我和孩子坐在干净沙滩上，玩着被海水浸泡得显露许多孔洞的红砖，玩着干净的沙子，玩着属于自

己的心情。

孩子喜欢独自在沙滩上行走。看着他快要摔倒的模样，我忍不住担心，也忍不住开心。他在沙滩上转来转去，仿佛在寻觅什么！他身后有一串长长的脚印，如文字一样在屏幕上、在沙地上一一出现，眼神显露出明显的注目与好奇！四周几天的海边，正是中午，有暖阳、暖风。沙滩中间有许多贝壳残片，走在其上，怕伤脚，实际上却并不尖锐。沙滩周边细沙平整，不软不硬，显得干净。走在其上，脚印深浅不一，给人糯糯之感。

天空、海水、沙滩，还有海风，似乎都在诠释着一份淡然，淡到无意、无味。仿佛什么都不存在，又仿佛世界被充满了无数意味。我为孩子摆拍，让他面朝大海，坐在海边遥望大海。一股悠远的意境就那样定格在镜头里、在相片中。天地虽大，我和他已然一次次去到远方。无数远方一一成了眼前风景，成了记忆烙印。

我翻阅2022年底出版的《西山杂志辑佚与研究》一书，上面记载：塘东，始开发于唐代，于堤之东，因而得名。我翻阅1997年出版的《塘东村志》，上面记录“触角沙滩”原

名“沙堤”，其东西走向，伸向围头澳。其由细沙堆积，将大海分为内海、外海。涨潮时，外海海水从沙堤“浩尾”流入内海，退潮时顺“浩尾”流出。内海有千亩滩涂，当地蔡氏先人在内海竖石成株，养殖海蛎，发展小海捕捞。沙堤之沙含泥量低，部分含有微量玻璃沙矿层，部分含有铁量磁矿沙，为理想的铸造用沙。塘东村中有石板桥“隐士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资岩寺”……

朋友看了我拍的图片后说：孩子很勇敢。我却觉得：不是的，那是一种自在。看到美好景物，自然而然就会放松心情，顺其自然便能自由自在。

朋友说她们去那儿看到了最美的落日。我没看过，但我能够想象那一份海天一色、那一份夕阳无限绚烂的场景。那儿，四周更是开阔，天空更是辽远；那儿，有更多柔和，如海水般浸入心田，无数心思变得丝丝滑滑，许多情意越来越真。

朋友说我承包了整片沙滩，我说：我被那一片沙滩完全拥抱。那儿有一片云天自在，那儿有人世间久久停留的一份安然！



茶园听泉

紫艺

采茶正当时，茶香飘万里。香气氤氲的茶山，成为吸引我们留驻时光的极佳去处。

驱车行走在山里，沿着山路蜿蜒盘旋，时快时慢的节奏交错，似乎有阵阵的回响融入大自然的和鸣，杂乱的青草划一段段拨开了迷雾，注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不同寻常的“桃花源”。

下车，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顿觉神清气爽，更有汩汩流淌的泉水声悦耳怡人，多了一番别致。

这是一片茶的庄园，种茶的面积就达到数千亩。山泉就环绕着种茶的田地，滋养着一株株茶树。茶园里还种上樱花等各种适宜的花草与茶树为邻，一方面用花香吸引虫子，把病虫害对茶树的威胁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待这些花草“化作春泥”，可作为茶树的营养来源，提供能量补给。

落座品茶。看茶叶在滚烫的热水中激荡，叶片舒展开来的样子，总感觉似曾相识。在这里，不需要抚琴而奏，高山流水的旋律已自然而然在四周缭绕。听泉，且啣一口用山泉水冲泡的铁观音，一切便尽在无言之中，回归于自然。

随着夜幕降临，身边的一切更加安静，明月洒下的清辉，也更显高洁旷远之意。我宛如走进了王维的诗之意境，在清泉的流淌里，与生活来一次深深的拥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顺着石头台阶缓缓流淌的泉水，与松竹之间的月光，来一次美丽的邂逅。

就在这里停下脚步，收拾奔波忙碌的心绪，跟随慢慢流逝的时间，放空一切。山水在心间，大自然的乐章让当下的生活显得生动无比。此刻，我觉得关于愉悦的形容词，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在平静中添加一点韵律，生命也就多了那么一些不一样的情趣。就像在这座茶园里，流动的山泉，不急不缓，却又生生不息。顺着一栋栋的小屋，拾级而上，就是一片更硕大的茶园，其实也就是在一座山坡之上。而山泉正与之相拥，相知相惜。不知道是否因为有山才有泉，所谓山泉由此而来？当然，这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我更加愿意相信“存在即需要”，更加关心茶树的生机与长势，它们在这里守护着山里深处一个小小村庄的未来。

泉水清澈、入口甘甜。主人喜欢用这一泓清泉来泡茶，招待客人，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尤其是伴着泉水流淌的声响，这独僻深山的美妙，已不是远离城市的喧嚣足以比拟的。

在茶园里听泉，我听见了时代的跫音，也听见了心灵深处的召唤。



大海的音符

尹继雄

上弦月、下弦月，是天空谱写的音符
月亮船、太阳船，是渔民赶海的音符
触角沙滩、如意沙堤……
是大海举起的音符
海风领着海鸥
一番番起调，练习开腔
波浪携手潮汐
一页页记谱，校准音调
它们长年累月，一刻也不停止
在蓝色的乐谱上
寻找金沙和礁石的高音
收集破船与空瓶的低调
它们用漫长或者短暂的一生
谱写着一曲永恒的旋律
伟大的乐章

触角沙滩

张泽雄

一柄如意、一弯新月，收藏了天空与大海的秘籍
一页页打开
一种浩瀚的蓝，溶在了空气中
流淌进血液里
海鸥在我们的眺望里停泊
波涛成了它的画外音
星星从海底上岸，洗去一身征尘
被沙滩搁浅。潮汐和风构成的所有秘密
通过它的触角隐藏并揭示
流于外形的美难以持久，触角沙滩
是否触摸到了
天空与大海的内心

大海的深情

芷茵

一定是陆地对大海不离不弃
伸出柔细的触角
海风吹红脸庞，如彩霞
恩赐大地，燃起希望
海鸥亲吻讨海人赤裸的双脚
压低斗笠，从不向巨浪喊疼
沙堤留白，并不刻意指认
渔船、灯塔、乡愁
作为大海的信物
举着如意的形状
不要拒绝秋天的深情
与海风静坐礁石，听——
陆地所有的情话，正缓缓
向大海倾诉

想把大海藏进心里

合一

一个村落，将月光铺成一座桥
桥上的我们，带着柔软
触摸海浪呼吸
白色的海鸥，聆听飞翔
放低身段，风中吻合
那长1700米桥上蓝天白云的自在
行走 在塘东，每移动一步
都是用蜿蜒海岸线，触摸海的情深
海的包容
海，是你，也是我
岸边拍打着时光，拍打着月亮
星光在不停闪烁

那一弯弦月

小雅

那悬挂着的弦月
不经意间 落入塘东大海
勾起一座村庄的念想
思念长出的触角
把贝壳、鹅卵石、海螺的殷勤
赠与落日下的余晖
遥远的风帆鼓起力气 回应了
海岸线的呼喊
远航未归的潮汛
闻风而来 一波波爱恋
不停亲吻这久别的胸襟
所有沉默话语 慷慨成
渔船上满载的收获
那一弯弦月 守望成
一座村庄的人间烟火

模仿

罗睿

龙是大海的尾巴
在金井塘东海岸甩了一下
滩涂便模仿了下来
并用朝朝暮暮的坚守
固化成沙滩触角
游人卷起脚脚
模仿龙的脚步
洒下弯弯曲曲的笑声
模仿最认真的是天上的月亮
每个月会安排几天
把自己瘦下来
悬在塘东的上空
对着沙滩触角照了又照